

永樂大典

卷二九六九 宋字

卷二九七〇 宋字

卷二九七一 宋字

卷二九七二 宋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一

宋 寧宗十四

宋中興大事記講義光宗久不過宮。皇太后降旨。嘉王即位。紹熙之計。今久不過宮。大臣請立太子。上乃出手劄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引愆之。大懼。不以示同列。趙子直逼之。乃以告。故皇太后降旨。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朱文公甲寅劄云。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述。道之經也。事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愆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寧宗孝敬恭儉慈仁。三十年如一日。慶元之初。人物會聚。無以異於乾淳之間。而開禧嘉定之權臣用事。則又襲秦檜之迹而甚之。愚於序講已論其大略云。初政求言。紹熙四年秋七月。紹曰。朕思欲圖久。莫先求

言。周閔通邀。咸伸播告。事關朝政。慮及邊防。應天之實何先。安民之務何急。導人使諫。方傾聽於嘉謀。事君以忠。宜大伸於直道。詔兩省官看詳。應詔封事。其要切者以聞。恭聞孝宗以六月丙子登極。迨于甲申。甫及九日。即下求言之詔。且謂自今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夫當人君嗣服之始。軍國庶政。豈無大於此者。而獨以求言為先務。是果何意哉。蓋天下大勢。譬如人之一身。人之理身。關節疏通。血氣流暢。然後肢體安而壽命長。人君之理天下。言語廣開。下情無壅。然後君民通而治道立。舍是未見其能濟也。今我寧考龍飛之期。在於七月之甲子。而求言之詔。下於戊辰。五日之頃。綸旨丁寧。靡違頃刻。豈非忠謀謹論。治世之良劑。斷不容少緩與。舉廉黜貪。紹熙四年秋八月。詔諸道判舉之官。於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汙必糾。其令吏稱民安。副朕意焉。此寧宗皇帝即位之初作。新吏治之規模也。自此詔一下。居外臺者。各以舉劾為職。而在都國者。亦皆革貪墨。而為清廉矣。三十年吏稱民安之效。實權輿於此歟。改元法祖。紹熙四年冬十月。詔曰。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稅歛。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業承祖式。而敢一日忘此乎。擬取美號。於以紀元。其以明年為慶元元年。有一代之治。必有

一代之家法。國家創業垂三百年。慶曆元祐。尤為盛際。則慶曆元祐。誠我朝之家法也。拜觀仁宗哲宗臨御以來。其所以阜安宇內。振舉綱者。固非一端。而進賢退姦。省刑薄賦。係於為治之要領者。尤切垂意。今觀其時。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富韓范布列二府。歐俞王蔡擢在諫垣。則慶曆之人才。如連雲。蔡確罷僕射。章厚罷知密院。而司馬呂范並秉鈞軸。王傳蘇梁相繼執政。則元祐之君子雲會矣。刪天聖之編敕。懲誤入之刑名。囚繫淹留。使而結絕之。中外滯獄。使而疎決之。則慶曆元祐之刑罰。省矣。放州縣之科配。減旱傷之夏苗。熙豐新法。如青苗市易茶鹽之類。迷為民害。悉從廢罷。則慶曆元祐之賦歛薄矣。祖宗燕謀。勒在琬琰。非聖子神孫之所當遵守乎。我寧考嗣服之始。首更歲號。冠以慶元。而改元詔旨。必及於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省刑罰。薄稅歛。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誠率是道而行之。則兩朝太平之盛。翹首可企矣。修武備。慶元元年秋八月。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舡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兵備其可一日而忘哉。故東都無備。胚胎西羌。猾夏之變。唐人

銷兵醞釀藩鎮犯順之憂往事皆然。良可鑒也。國家自南北講解以來。犬羊守約三邊晏然。亦可謂承平之世矣。然偃兵既久。干戈朽鈍。銳鈍將帥怯懦。士卒脆弱。獨不足慮乎。我寧考當慶元之初。即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舡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聖意拳拳。豈非居安思危而為豫備不虞之策歟。清中書之務。慶元元年十二月。臣僚劄子。廟朝乃洪化之地。中書寔王政之由。正本澄源。無先於此。常程細故紛沓至前。則朝廷之體不尊。百司之務反廢。今三省文書。偏盈几閣。百司庶府。惟事依違。日因月循。細故毛舉。中書之務。何自而清。昔蘇公軾進策先朝。其言有曰。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軾所言。其知治體者歟。嘗試論之。竊以為朝廷之上。群工百執。奔走服役。獄訟責之廷尉。錢穀責之司農。戶口責之版曹。士卒責之將帥。若夫禮樂刑政教化之大綱。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乃大臣朝夕所當講明之也。苟惟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役役於常程細故之際。彼之精神心術。將倥偬之不暇。何暇議及國家大體哉。漢之賢相。以清道群聞者付之京兆尹。唐之英主。以尚書省細務屬之左右丞。蓋以道揆所在。與拘於法守者不同。

耳。我寧考閩臣僚有三省文書。偏盈凡閣。百司庶府。惟事依違之奏。即思所以革之。亦與唐太宗同一意歟。置華文閣。慶元二年夏五月。名孝宗皇帝御集閣曰華文閣。昔王元之在翰林。真宗暇日。召與論文。元之奏曰。雕纖之言。豈足軫慮。較輕重於瑣瑣之儒。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福。大哉斯言。真知人主之所謂文者矣。蓋人主之文。與儒生異。繪句締章。錦心綉口。風雲月露。以運其思。瓊盃玉掌。以示其工。此儒生之文也。布為誥命。發為翰墨。施澤四海。延利萬世。此人主之文也。竊嘗拜觀孝宗皇帝御製。豈徒爭奇閎靡於詞藻之間哉。觀高廟聖政之序。有以見其龜鑑之明。觀東坡文集之贊。有以見其致想之切。觀辛祕書省之詩。則知其稽古而右文。觀兩過述懷之詩。則知其規恢之廣大。其他如用人之論。原道之辨。無非發越聖心之妙。斯文之所形。道之所寓也。以是而治國平天下。恢乎其有餘刃矣。建為傑閣。榜以華文。昭回之光。豈不燁然下飾萬物歟。

經筵進讀寶訓 慶元四年三月。臣僚劄子。恭聞詔旨。擇今月十一日開講。望陛下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講之臣。仰指三朝寶訓。如李燾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備觀覽。凡武備之設。何者為先。軍旅之制。何者為重。邊圉治守。孰為要害。夷狄情偽。孰得要領。考古驗今。有至計商略而

行之。是以為思患預防之策。上從之。周詩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聖人之治天下。雖因內外之勢。而為經理統馭之術。
然詩人必推原於文武者。以祖宗之家法。不可一日忽也。我朝自藝祖創
業。二宗守成。凡所以綏內御外之規模。至矣盡矣。二朝寶訓之作。非家法
之所存乎。仁宗惟從李儼之請。故取議屯備。制軍旅。論邊防。撫夷狄。數卷
進讀。則外治之道在是。所以北服契丹。西定元昊。南平智高。以保太平之
業。高宗惟從臣僚之奏。故依倣仁宗進讀故事。經筵之上。日令講明。所以
摧兀木。屠逆亮。奠安神器。以植中天之基。今廷紳請令侍講之臣。仰稽寶
訓。如李儼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為思患預防之策。我寧考慨然從
之。邊備其有不固。武事其有不立者乎。均內外之任。慶元六年九月
臣僚奏。比年以來。浸成內重之弊。顧慮周行。視民事為晚已。久貪朝績。謂
州縣為徒勞。况祖宗成憲。政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寺監丞之既更。
則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
往月邁。常免遵守。臣恐內重外輕。其弊難革。欲望聖慈。俾中外之官。更出
迭入。以均其任。興起治功。實非小補。愚嘗拜觀孝宗皇帝聖政。歲在隆
興。俯頒詔旨。且云。恭親太上皇帝。昨令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以均內外之

任。可令三省遵守施行。是知列聖相承。任賢共治。出入更迭。守為家法。載在國史。炳若日星。不可踰也。歲月浸久。典憲浸虧。上下循習。視為虛語。有如慶元之間。臣僚所陳。內之改秩者。既脫選階。必畝帶行朝職任。以運作邑之勞。外之分職者。席不暇溫。或別為勞績。以希召用之命。貪榮冒進。殊不知愧。遂至居外者。慕中都而起。登仙之嘆。在內者。視淮陽而有厭薄之心。此等氣習。聖世豈宜有哉。臣僚申明高宗孝宗兩朝詔旨。俾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而我寧考斷然從之。又烏有內重外輕之弊乎。抑弄競。慶元六年十月。臣僚劄子。今日之士。夫弄競躁求。日甚一日。欲望聖慈。詔大臣自今。惟以砥礪廉隅為急。若不安義命。不脩職業。背公營私。惟圖躁進。則雖當與而不與。當除而不除。庶幾人知向慕。好惡明於上。習俗移於下矣。嘗聞仁宗謂輔臣曰。比來臣僚請對。其欲進者多。求退者少。何也。王曾對曰。士人寡廉。繫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弄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仁宗然之。何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人君誠能崇獎靜退之士。則臣下望風。無非靖共正直之流。苟僥倖之門。一聞弄競之途。一落。使乞墻媚竈者。往往得志。而杜門却掃者。齟齬不容。則小人者。流迭相視。儆將疾鞭於功名之場。染指於利祿之鼎。紛紛嗜進。何有於恬退。在

慶元中。臣僚劾奏。謂士大夫奔競躁求。欲明詔大臣以砥礪廉耻為急。而營私尚進者。則不與之。囊封一陳。俞音賜可。此弊庶其可革乎。敬天變。

慶元六年十月。臣僚上言。乙酉之朔。太陽方升。中有黑子。况雷電大震。於初冬之月。赤氣發於暮夜之時。地震間亦不安。風霾時乎四塞。今朝廷母乃猶有忠邪並進。偏得亂真歟。母乃猶有膏澤不流。田里愁歎歟。母乃猶有利之未興。害之未除。爵賞之施。或妨公道。而害政者歟。董仲舒對策漢庭。其說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我思古人成湯禱旱。六事自責。宣王懼災。雲漢作詩。畏天小心。前後如一轍耳。我國家列聖相承。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一陟一降。如在左右。嘗聞咸平中有星孛于井鬼。真宗曰。朕薄德。致茲謫見。大懼災及吾民。寶元中。司天言。明年日蝕正旦。仁宗曰。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列聖之嚴恭寅畏。大槩若是。此所以消災變而召福祥歟。况乎慶元間。太陽告異於朔旦。雷電奮擊於初冬。重以地震風霾接踵而見。此廷臣所以懇懇進言。而我寧考慨然從其所請。則成湯宣王敬天之誠。不得專美於前矣。戒薦舉之私。慶元六年。臣僚劾于竊惟近日以來。在下位者。率以

求薦覓舉為常。浮躁趨競。漸不可遏。孝宗皇帝嘗詔兩省侍從臺諫。自監察御史以上。各舉所知。限三日奏聞。領陛下申述孝宗之制。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舉一二員以備任使。至於審人物。酌公論。甄別而擢用之。此則在陛下聖斷。朝廷清明。邪正甄別。時則薦舉出於公。而不出於私。朝廷昏蒙。邪正淆亂。時則薦舉出於私。而不出於公。唐虞盛時。九官布列。有如禹之舉稷契皋陶。垂之舉舜。伊尹。與益之舉朱虎熊羆。伯夷之舉夔龍。皆合於下之公論。而無一毫朋比之意。此古人之公心也。後世公道不明。私情自勝。士大夫往往逼於權勢之干請。徇於苞苴之往來。始有不當舉而舉之者矣。嗚呼。此豈獨士大夫之罪哉。亦惟朝廷昏蒙。君子小人雜糅。有以落其濫進之途也。我朝列聖臨御。如日當天。人材彙征。如茅連茹。主文正韓忠獻為相。所薦皆當世知名士。陳公襄歷薦三十三人。自司馬光呂公著而下。皆預其列。亦可見國家得人之盛。皆自薦舉中來耳。竊惟慶元以來。居官者率以求薦覓舉為常。浮躁趨競。漸不可遏。求其本源。則亦在上位者曲徇人情。薦剋或可以倖得。故在下位者營求百端。恬不以為耻也。此臣僚審人物。酌公論。甄別。擢用之說。所以懇懇於冕旒之前。而不自己歟。君子小人總論。國朝自建炎再造。至於紹熙慶元。

之交。正學興行。治效彰灼。一時人才。於斯為盛。實乾道之所培養也。而寧
宗皇帝得而用之。故其初元。忠賢之士。聚于朝廷。海內嚮風。駸駸乎有慶
曆元祐之望。逮戚倖盜權之始。士之見微慮遠者。逆折其鋒。雖斥而不悔。
厥後起於廢錮之餘。拔去凶邪。嘉靖王室。帝終寔賴之。蓋君子小人消長
之分。係乎天下國家安危之決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謹也。且夫慶泰禧定
之間。中外多虞。事機沓出。而帝信厚謙慈。罔有逸德。仁念純熟。對於神明
卒保乂安。以貽後嗣。書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唯艱。詎不信哉。戒姑
息之弊。嘉泰元年正月。臣僚劄子。國家自祖宗以來。其政悉本於仁厚。
陛下丕承休德。不忍用嚴厲之政。下之人相習成風。務為姑息。其弊有不
可勝舉者。欲望秉政元之初。與士大夫厲精更始。使人人洗心易慮。無得
循習前弊。務為姑息。昔人有言曰。政寬則民慢。民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
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是則恩威兼用。而不倚於一
偏者。為政之要術也。我祖宗受命之初。雖曰以深仁厚澤。滂灑天下。而紀
綱整肅。未嘗有萎靡不振之憂。雄武肆掠。行法不貸。川班妄訴。並廢其班。
官吏貪賊。徃徃寘之極典。春夏生長。而秋冬肅殺。繼之焉。雨露沾濡。而雷
霆震擊。乘之焉。曷嘗有姑息苟媮之弊哉。仁皇在位歲久。一時事類少弛。

中允擲救胥吏投危衛士凶逆至敢縱焚輦官悖慢上侵宰相似未免有陵遲之漸在廷諸臣諱然力爭且深悼法制之不立而將趨於弱有天下者可不於寬猛兩端而中持衡歟南渡以來士大夫涵濡聖澤之久況我寧考丕承休德不忍用嚴厲之政以繩天下之人相習成風務為姑息此誠救偏補弊之日也臣僚刻奏欲乘嘉泰改元之初厲精更始無得循習前弊天語曰俞綸綍丁寧雷風鼓舞中外聞之想皆洗心而易慮矣鹽禁嘉泰元年春正月申嚴福建路科鹽之禁山海天地之藏與民共之推鹽之法已為國家不得已之舉况民所不願而強科配於民以求利豈不害民益甚乎嘗聞孝宗淳熙七年輔臣進呈知靜江府劉燾等奏乞均減諸州鹽額免致科買為廣西無窮之利上曰廣中科鹽病民久矣令諸司措置可依所奏大哉王言可謂與天地同其仁矣今我寧考申嚴福建科鹽之禁殆亦與孝宗同一心歟恤刑獄嘉泰元年正月臣僚奏欲令諸路提刑司檢坐應禁不應禁條法出給板榜大字書寫行下逐州縣委通判縣丞各於獄門釘掛曉示被禁之人仍乞更令提刑司歲終檢舉管下州縣獄空并禁人最多最少者一兩處申尚書取旨激勸上從之舜美臯陶之功曰刑期于無刑且用刑以禦姦古今之所不能免也而

必以無刑期之何哉蓋臯陶作士每以欽恤為心無辜之民未嘗有一人之獄此刑罰所以不試而囹圄所以空虛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以慘酷相高以鍛鍊相尚一囚被繫聽其所引根連株逮延及無辜其間有不應禁而坐禁者多矣獄犴其不充斥乎嘉泰初年臣僚欲令諸路憲臺檢坐應禁不應禁條法給榜曉示州縣被禁之人仍乞更令憲臺歲終檢舉管下州縣獄空并禁人最多最少者中省取旨激勸聖語俞之宜乎星沉貫索草鞠園扉唐虞無刑之治駸駸可較矣 厚民俗 嘉泰元年夏四月詔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等差令銷金鋪翠無得服用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庶令有司嚴立禁防貴近之家尤當遵奉苟違斯令必罰無赦 金翠有禁國家常典也必法行自貴近始則天下不敢犯矣蓋風俗之弊自上而下由近而遠彼蠢蠢小民觀國家三尺之嚴誰不知畏惟夫豪右貴寵之家依憑城社玩視典章朝廷之約束雖嚴而彼之冒犯愈甚由是綸言播告徒為墻壁之虛文矣竊觀真宗朝詔自中禁及於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飾者一切禁斷高宗朝嘗令宮中首飾並不許鋪翠銷金中外士庶嚴立法禁貴近違犯必無容貸孝宗朝旨揮行在委臨安府嚴行禁止犯人依條斷罪有官人取旨施行累聖立法必先

督責於貴近者。此無他。豺狼當路。則安問狐狸。豪貴曷服。而細民猶以奢侈而犯法者。愚未之聞也。況乎嘉泰之間。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等差。則金翠固在所當禁也。然我寧考必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而貴近違令。必罰無赦者。豈不謂法禁申嚴。貴賤如一。則望風畏憚者衆歟。革汙染之風。陶醇厚之習。信乎權輿於是矣。辛學講尚書周官篇。嘉泰三年春正月。車駕幸太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太學賢士之聞。而車駕行幸。又國家之盛典也。我朝之初。庠序未立。而教育生徒。惟有國子監而已。故臨幸之頃。召李覺而講易之泰卦。召孫奭而講書之說命。則太宗之時也。召邢昺而講書之大禹謨。召馬龜符而講論語之一篇。則真宗仁宗之時也。迨慶曆初。國學始立。元祐幸學。而召曹稷講書之無逸。則哲宗之時也。建炎兵興。未遑他務。紹興十四年幸學。而召高閔講易之泰。淳熙四年幸學。而召林光朝講記之中庸。則高宗孝宗之時也。列聖家法。昭然具在。非聖子神孫之所當遵守乎。今我寧考親屈臺輅之尊。寵臨辟雍之地。而聖學高明。首拳拳於尚書周官之講。推原聖意。豈不以征弗庭。紘兆民之片辭。為切於國家修攘之先務乎。驕侈怠忽之數語。為足以洗士

大夫之汙習乎。以是而講明於學校之間。聞者翕然興起矣。舟師戰艦
嘉泰三年秋七月。出封樁庫錢十萬緡。命殿前司造戰艦。舟楫南方
之長技。自昔以來。如周瑜之走曹瞞。關羽之降于禁。我朝則韓世忠邀兀
朮於金山。虞允文敗逆亮於采石。皆舟師之功。今我寧考出封樁庫錢。命
殿前司造戰艦。其亦用我之所長。以制彼之所短歟。教閱民兵。嘉泰
三年冬十月。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弩手。土兵之與內兵。其利
害不同。所謂土兵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衛其鄉邑。保其田廬。則必人人
自戰而有奮不顧死之心。彼內郡調發之兵。萬里征行。其人雖墳墓。葉井
邑。方無事時。已懷怨望。及其有事。不過望風潰散。安能為備。所以國朝之
兵。往往土兵得力。而京師所發禁旅。每戰輒北。虜人輕之。目曰東軍。則其
利害較然矣。此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拳拳於嘉泰之詔者。
其亦以此為可恃歟。金虜之衰。嘉泰三年冬。金人以盜起。懼朝廷乘
其隙。必遣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推場。遂釁之開。蓋自此始。甚矣上天之
意。福華而禍夷也。晉自永嘉之亂。神京雲擾。琅琊崎嶇。南渡限一衣帶水。
以立國。可謂弱矣。然猶正朔相承。綿綿延延。歷十餘世而後亡。乃若以商
夷而盜中原者。惟劉石慕容苻姚為最盛。然稱王稱帝。僭號未幾而敗亡。

相繼昔人有言夷狄無百年之運信哉斯言乎。今金虜以沙漠小醜腥羶我中土。污辱我衣冠。似未易撲滅之也。然自崛起以來。甫近百載。骨肉內叛。韃騎外攻。自朞月削。終底滅亡。而吾國堂堂正統。蓋自君也。即是而論。則皇天福華禍夷之理。豈不甚彰彰耶。蠲酒錢。嘉泰四年春二月。蠲臨安府通負酒稅錢十八萬緡有奇。酒酤之推。漢武之虐政也。國家列聖相承。蠲逋之令。無日不下。况夫推酤微利。徒以經費尚廣。未能捐以予民。寧忍奪民利掩為己有乎。此逋負酒錢。必從蠲放。至煩睿旨之中明寧考如天之仁。即是可見矣。賑飢發廩。嘉泰四年冬十一月。詔兩淮荆襄諸州遇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即日以聞。愚讀漢史汲黯傳。至黯奉使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輒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未嘗不三嘆長孺之賢。真足為可與權者矣。蓋天灾流行。何代無有。國家倉廩固所以為水旱之備。然凶年飢歲。赤子皇皇。方有朝不謀夕之憂。必俟奏請於朝。然後發之。道里往來。文移反覆。愚恐廩度未及發。而捐瘠之民已擠于溝壑矣。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果何補哉。此遠郡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然後以聞。所以申明於嘉泰之詔也。大臣預聞財計。嘉泰四年冬十二月。詔曰。朕遵孝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

政事同知國用事。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為之屬。俾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會計而總覈之。遂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岩同知國用事。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度支。此前代故事也。蓋輔弼大臣固不當屑屑錢穀之細務。然軍國大計。關於盈虛豐耗之源者。亦可不剴裁而均節之乎。國家舊制。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范公鎮慨然上疏。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鎮之此言。可謂知邦財之源委矣。孝宗皇帝深慮其然。故在乾道間。命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而我寧考遵守典故。亦命大臣兼之。且俾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得以會計而總覈。固曰繩其祖武。然任非其人。而之所以兼國用之意。則與孝宗朝大異矣。罪諫止用兵之士。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以朝廷將用兵。上書諫。遂建寧府編管天下大勢。譬猶人之一身。元氣既固。雖外邪客氣不能為傷。朝廷既治。雖蠻夷醜類不能為害。且以仁宗朝觀之。北有契丹。西有元昊。南有智高。非無敵國外侮之可憂。然仁宗以聖德守成於上。諸大臣以元老重望扶持於下。故尊屬雖跳梁。而無損於四十二年太平之禁令。開禧間。雖曰金虜